

萍洲可談
石林燕語（一）



萍洲可談

朱 棣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寶顏
堂秘笈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皆收
有此書百川寶顏皆作可談皆一卷
節本墨海守山皆據文瀾閣本多至
三卷守山本書名亦從之有校勘記
一卷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萍洲可談三卷。宋朱彥撰。彥字無惑。烏程人。是書文獻通考著錄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學海。陳繼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餘條。不盈一卷。陶宗儀說郛所錄。更寥寥。蓋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諸書所引。掇拾殘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略三卷之本也。惟永樂大典徵引頗繁。哀而輯之。尙可復得三卷。謹排纂成編。以還其舊。雖散佚之餘。重爲綴緝。未必毫髮無遺。然較左陳諸家所刊。幾贏四倍。約略核計。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彥之父服。元豐中以直龍圖閣。歷知萊潤諸州。紹聖中。嘗奉命使遼。後又爲廣州帥。故彥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考之宋史。服雖坐與蘇軾交遊貶官。然實非元祐之黨。嘗有隙於蘇轍。而比附於舒亶呂惠卿。故彥作是書。於二蘇頗有微詞。而于亶與惠卿。則往往曲爲解釋。甚至于元祐垂簾。有政山帷薄之語。蓋欲回護其父。不得不回護其父黨。遂不得不尊紹聖之政。而薄元祐之人。與蔡條鐵圍山叢談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數條以外。所記士俗民風。朝章國典。皆頗足以資考證。卽軼聞瑣事。亦往往有裨勸戒。較他小說之侈神怪。肆恢嘲。徒供談噱之用者。猶有取焉。

萍洲可談卷一

宋 朱彥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元豐間，彥先公爲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愛惜兵民。大哉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旣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舅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仁宗問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卽有旨更候一任，回改官時，又有因失入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引見，幾十餘年，大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尙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眞相之任，呼公相，尙書改令廳爲公相應，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

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雖選人亦坐。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鑪。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茶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探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以進。

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燈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啓關放入。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嚮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邸最親。嗣王最貴。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行盡死。諸孫仲字行復嗣爵。判宗正寺。人人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

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郊初除。南京敦宗院入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令郊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嗣濮王宗晟。伯仲第十二。英廟親兄也。元豐間。神考將詣陸親宅澆奠。近親嗣王欲邀車駕幸舊邸。會日逼不及造朝。故事。戚里近屬許獻時新。卽於東華門投進。時邸中無新果。求得丁香荔枝數百枚。函之。附短奏云。來日乞詣安懿王影堂燒香。進入。上果喜曰。十二自來曉事。卽降處分。暨至濮邸。望見祠貌。下輦去。繼灑淚而入。既已延見近族。慰勞諸父。加恩各遷使相郡王。

嘉王顥。裕陵親弟也。好讀書。元豐間。數上疏論政事。記室或諫之曰。大王爲天子弟。無狗馬聲色之好。游心方冊。固是盛德。而數干廷議。非所以安太后也。王矍然亦悟。爾後惟求醫書。與其僚講湯液方論而已。朝廷果賢其好古。降詔褒諭。至今醫家有嘉王集方。

熙寧間。始命宗室應科舉。大觀間。內臣有赴殿試者。政和八年。帝子亦赴殿試。宗子及第。始於令鑠。內臣及第。始於梁師成。親王及第。始於嘉王楷。故事。有官人應舉。謂之鎖廳。例不作廷魁。戊戌榜。嘉王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上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鎖廳人作廷魁。自王昂始。

帝女號公主。塏爲駙馬都尉。近親號郡主。縣主。而塏俗呼郡馬。縣馬。甚無義理。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

媒數十人掌議婚。初不限閥閱。富家多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門戶。後相引爲親。京師富人如大桶張家。至有三十餘縣主。

宣和殿燕殿也。中貴人官高者皆直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條。蔡條置待制命蔡條。後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蓋宣和職親地近。非他比。己亥歲改保和殿。

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徙荆國。旣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衛國。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榮國公。五年不徙封。薨於位。追封清源郡王。此僅事也。元祐初。司馬光封溫國公。議者以其剛厲。宜濟之以溫。東坡行麻詞。亦云封國於溫。用旌直德。崇寧初。曾布自相府以賄貶。授廉州司戶參軍。議者以其貪墨。故箴之以廉。執筆者果有意乎。

自元符紹聖以前。大臣罕有除在京宮觀者。兩府召還爲宮使侍讀。甚稀闊。從官左遷。重者外移。輕者易職。時有八座改樞密承旨。獨座改工部侍郎。皆不美也。王震自吏部尙書移知開封府。又除樞密都承旨。王嘗語先公曰。震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復至於齊者也。政和間。近臣罷執政官。卽授提舉在京官。旣禮貌之。而名實相副。以罪去者。固自有法。

典制寄祿官三品紫衣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未至本品則帶賜魚在銜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銜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銜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綠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自崇寧初增置提舉官不一惟學士與常平借緋餘衣本色其合借衣色者勅上云候迴日依舊服色自朝辭出國門則衣借色迴入國門則衣本色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曾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勅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馬餘慶知彭州借紫替迴赴部方理通判資序懼失借色不肯受本等官請宮祠歸仍衣紫凡勅上不帶借衣者自不合著

典制左降官不追勳賜雖貶竄遇恩復官卽依舊勳賜政和間方省勳舒亶在元豐時被擢用由台州臨海縣尉改官驟遷兩制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坐事除名更沛敍初授官仍復前台州臨海縣尉賜紫金魚袋鄒浩建中靖國中除通直郎中書舍人賜金紫未經郊禮不得勳後貶新州丙戌赦除黨籍以得罪輕重敍官或得郡宮祠或未有差遣鄒降三官敍乃復承奉郎賜紫金魚袋無差凡降官與職並稱降授責散官並稱責授散官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雖號武官皆依舊物頃見元祐臣僚責授副使者兩制已上仍衣紫從官以下元衣綠者仍衣綠唯責授長使別駕已下者不以舊官高卑並衣綠故宰相貶嶺南司戶參軍衣綠東坡初責惠州團練副使再貶儋耳授瓊州別駕元符末首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得報便北歸至廣州猶未受告會先公至東坡先折簡與公曰頭間生瘍妨巾裏欲着帽相見蓋不欲青

衣耳坡於外物宜不能動惜其猶以此介胸中。

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鎮次中鎮後大鎮紹聖間見呂吉甫建節初除保寧軍婺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鎮南軍洪州其序如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節度使安州亦小鎮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恩者衆諸路節鎮除祖宗潛藩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昂罷執政初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鎮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鎮也豈是時小鎮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繁銜與知州敍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繁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戚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

著令朝奉郎至朝請郎致仕則得任子疾困及暴卒者往往旋求致仕至有匿哀或詐爲日前文書冒法狼狽大觀初吏部尙書張克恭建言員郎亡卽與推恩遂革此風州縣選人有般家人二名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於法須沿路官司批券爲驗蓋防詐僞然無不僞爲者余以爲不若以官資定錢數給之聽其自便既免欺誕且省刑憲當路者殊不論此。

在京百官席帽宰執皇親用繖呼爲重蓋舊日兩制以下至寺監官出入馬後擁大圓扇用以遮日色紹聖間上在角樓望見庶官馬後有大扇因問其名內侍誤云是掌扇上云掌扇非人臣宜用遂禁止之政和間有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論庶官或用玉斧同於斧屨之義乞革去勘合得乃是人間所用柱拂

子。或名柱斧。以水晶或銅鐵爲之。制度無僭。言者坐所論不實罷。遂不果禁止。

玃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玃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鵬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以必遷兩制。預置玃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玃毛以藉衣不皺。先公使遼時。已作兩制。乘玃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玃座。張繖。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尙書鄭允中充使。奉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玃座。

呂嘉問自熙寧中躋要顯。徧歷名藩。紹聖末。以雜學士守成都。被誣構。遂不可辨。獄成。大理寺定斷賊罪。統典制。官吏贓罪。答已爲終身之累。呂以貴品得議。責散官安置。適皇上登極。大沛復官。頻更赦令。漸復職。竟符舊物。領宮祠二十年。前後磨勘。及八寶特恩。轉寄祿官。以正議大夫八十餘歲病卒。復以先朝舊臣。高資久次。特贈資政殿學士。視執政官。

呂吉甫在熙寧時用事。多所建明。元祐初被罪。異意者欲誅之。貶福州甚危。紹聖復先政。章惇忌其才。以爲延安帥。雖除觀文殿學士。建節鉞。終不得近京師。在延安六七年。戎人圍城六日。城中無備。吉甫設方略。僅能解圍。元符末。乃得知杭州。頗優游。會子淵交狂人。事連吉甫。追捕至國門。貶鄂州。數年復官。平生患難如此者最大。然有以處之。非所病也。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官法王安禮尙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廢帥太原。過闕許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摺角一匾封語傲禮簡。或於上前言其素行。既對促赴新任。怏怏數月而死。曾布當軸唯自營於國事。殊無可否。季父出其門。因以書切責之。其間有云。如其事。鄒浩能言之。相公不言也。布大沮。竟以此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轍。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指下石者。

元祐初呂惠卿責建州。蘇軾行詞有云。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其時士論甚駭。聞紹聖初蘇軾再責昌化軍。林希行詞云。赦爾萬死。竄之遐陬。雖軾辯足以感衆。文足以飾非。自絕君親。又將誰慙。或謂其已甚。林曰。聊報東門之役。

錢遶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艾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然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訓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舒亶爲臨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厲聲。願杖脊。舒叱吏決脊。又大呼爾不敢斬我。舒卽起。刃斷其頭。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頗壯之。令都省審察。舒狀貌甚偉。博學有口辯。王荊公一見大喜。薦對稱旨。驟擢。未幾至御史中丞。彈擊不少恕。宰相王珪自京尹執政。會攜官浴桶入東府。舒文致以爲之罪。後舒敗坐獄。以用臺中官燭於私室計贓。神考薄其罪。因言亶豈盜此。或對云。舒亶不愛蠟燭。王珪豈愛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居鄉里甚貧。聚徒教授。資束脯以營伏臘。凡十八年。中間元祐政出。惟箱務姑息。置訴理所。滄滌先朝嘗得罪者。羣小競自辨。不逞之人。至於指斥熙豐濫刑。以迎合國政。舒獨無一言辨雪。坐此久廢。紹聖復辟。稍還舒官。又爲羣怨所沮。庚辰龍飛。始得軍壘。會荆蠻作過。乃移南郡。帥除待制。未受而卒。

慈聖光獻皇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是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獮獮生頸間。百藥不瘥。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曰。此眞項安獮也。蔣之奇旣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視尸。則所陳尙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跳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有定分。不可妄得如此。

京畿士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補軍將因詣闕論父祖文臣及身嘗應進士舉乞換文資當路頗有主之者得上達王默念自軍將累勞數十年方轉使臣改文資即可權注州縣差遣大喜泊告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神考知之將冊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躡用先公爲奉冊官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馮宗道密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既事檢會無冊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蕃衍宮闈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匹兩雖師垣尊寵冠廷臣然自辛巳乙酉己丑三次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藩邸舊恩由承轄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貲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余表伯父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薦肩上下短下陋又廣額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喏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搢紳目爲奉勅陋

朝士王迴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迴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近制中外庫務刑獄官監司守令學官假日許見客及出謁在京臺諫侍從官以上假日許受謁不許出謁謂之謁禁士大夫以造請爲勤每遇休沐日齋刺自旦至暮遍走貴人門下京局多私居遠近不一極

日力只能至數十處。往往計會閤者。納名刺上見客簿。未敢必見也。閤者得之。或棄去。或遺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權要之門。則求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與國賈公袞自京師歸。余問物價貴賤。賈曰。百物踴貴。只一味士大夫賤。蓋指奔競者。嘗聞蔡元長因閱門下見客簿。有一朝士。每日皆第一名到。如此累月。元長異之。召與語可聽。遂薦用至大官。太醫學顏天選。第三人及第。欲謁元長。未得見。乃隨職事官入道史院。元長方對客。將命者覺其非本局官。揖退之。天選不肯出。吏稍掖之。天選抱柱而呼曰。顏天選見太師。與吏相持。幘忽墮地。元長命引至前。語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愛惜。道史與國史同例。奈何闌入此耶。天選整幘而出。吏執送開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編管。自此士風稍革。

太學生每路有茶會。輪日於講堂集茶。無不畢至者。因以詢問鄉里消息。

祖宗時進士殿試詩賦論三題。用親札。熙寧三年殿試用策。仍謄錄。蓋糊名之法。以示至公。當防弊於微也。近歲宰執子弟多占科名。章惇作相。子持孫佃甲科。許將任門下侍郎。子份甲科。薛昂任尙書左丞。子尙友甲科。鄭居中作相。子億年甲科。或疑糊名之法稍疎。非也。廷試策問。朝廷近事。遠方士人未能知。宰執子弟素熟議論。所以輒中爾。

蔡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耿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闥。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

辭略云。蔡某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政和王辰榜唱名。有饒州神童赴殿試中第。纔十數歲。又侏儒。既釋褐。衛士抱之於幕上。作傀儡戲。中貴人大笑。次日特奏名人唱第。皆引近殿。陛忤其所陳。有自慙病者。出尙藥珍劑賜之。

饒州杜神童釋褐。父攜之謝政府。纔八九歲。客次中士大夫皆孩之。或戲云。來學政事文字否。答曰。非也。待告相公。求一堂除差遣。言者大慙。

元豐間。特奏名陞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云。臣老矣。不能爲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既聞。上嘉其誠。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

禁中應奉者多避語忌。大觀中。主文柄者專務奉上。於是程文有疑似之禁。雖無明文。犯必黜落。舉子靡然成風。如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皆以與災字同音。並不用。反者道之動。易反爲復。九變而賞罰可信。易變爲更。此類不一。能文者執筆不敢下。愴夫善逢迎。往往在高第。政和初。言者論之。降詔宣諭。雖暗於大體者。或以爲忠。然愛君果在茲乎。嘗侍先公。聞說元豐時歲歉。流民過國門。閩人鄭俠監新城門。圖其狀以諫。既不可上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適永樂失律。上常西顧。檄至無敢遏。方秉燭啓封。見圖畫饑民餓殍無數。窮愁寒態不一。罔測何事。良久始知俠所上諫書也。翌日降旨。投俠廣南。不識忌諱。又有如此者。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

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慙。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謹短如此。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子聚首。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吉甫曰。日煜晝。月煜夜。燈煜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杜甫詩。雖屢經校正。然有從來舛謬相襲者。後人欽其名。更不究義理。如已公茅屋詩一聯云。江連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二語是何情理。搖對夢。輕重不稱。讀者未聞商榷。亦好古之癖也。余竊謂當作蔓青絲。此類亦多。未可徧舉。

東坡自云。嘗夢至帝所。見侍女月娥仙。爲作裙帶詩。其詞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廣寒深殿。風來環佩微聲。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瑟二字。皆作二小畫於其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黥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瑟字。不知果如何。

姓氏之學。近世不復講。以名諱改者多失其旨。錢鏐據吳越。改劉爲金。姓譜自有金氏。後世不知其源者。金與劉通婚姻。本朝改殷爲商。或湯改敬爲文。或苟一姓分爲二。後世可通婚姻乎。又不協舊音。如文苟爲敬。太覺疎脫。蓋一時任其自改。所以失之。近制改匡爲康。天爲軒。以聲音相近爲例。且從上令也。政和